

潘渡娜

张晓风

回想起来，那些往事渺茫而虚幻，像一帖挂在神案上的高祖父的画像，明知道是真的，却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但也幸亏不真实，那种刺痛的感觉，因此也就十分模糊。

那一年是 1997 年，20 世纪已被人们过得很厌倦了，日子如同一碟泡得太久的酸黄瓜，显得又软又疲。

那时候，我住在纽约离市区不太远的公寓里，那栋楼里住着好几百户人家，各色人等都有，活像一个种族博览会。我在们自己的门上用橘红色油漆刷了一幅八卦图——不然我就找不到自己的房子，我没有看门牌的习惯，有时候我甚至也记不得自己的门牌，我老是走错。

就因着那幅八卦图，我认识了刘克用。而因为认识刘克用，我们便有了那样沉痛的故事。

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，他到这里来找房子，偶然看到那幅八卦，便跑来按了铃。

“这是哪一位画家的手笔？”他用英文问我。

“不是什么画家，”我也用英文回答，“是一个油漆匠随便刷的。”

“美国没有这样的油漆匠！他们不懂，他们只会把油漆放在喷漆桶里，再让它喷出来。”

“是美国的油漆匠刷的。”

“是你？”他迷惘地望着我。

“是我。”“你看，我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画的，”他高兴地伸出手来，“而且，能画这样的画，也不是油漆匠。”

“跟油漆匠差不多，我是一个广告画家。”

“对不起，你能说中国话吗？”

“我能。”

“我是刘克用，我想来看看房子，想不到看到这幅画，可惜是画在门上的，不然我就要买去了。”

“我也后悔把它画在门上了，否则的话倒捡到一笔生意了。”

那天我请他到房间里面坐坐——结果我们谈了一下午，并且一起吃了罐头晚餐，而他的决定是不租房子了，反正他原来的意思也只是想偶然休假的时候，找个离实验室远一点的地方休息一下，现在既然跟们这么相契，以后尽管来搭个临时的床就算了。

他是一个生化学家，我从来还没有这么体面的朋友呢！

重新有机会说中国话的感觉是很奇妙的，好像是在某一种感触之下，忽然想起了一首儿时唱过的歌，并且从头唱到尾以后，胸中所鼓荡起的那种甜蜜温馨的感觉。

我和刘克用的感情，大概就是在那种古老语言的魅力下培养出来的。

一开头，我就觉察出来刘克用是一个很特殊的人，他是一个处处都矛盾的人，我想，他也是一个痛苦的人——正如我是一个痛苦的人一样。

他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前额，和一双褐得近于黑色的凹下去的眼睛，但他其他的轮廓却又显得很柔和，诸如淡而弯的眉毛，圆圆的鼻头，以及没有棱角的下巴。

据他自己说，作生物学家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只需要把一个试管倒到另一个试管，再倒到另一个试管里去就行了。

“作广告画家更简单，”我说，“你只要把一罐罐的颜料放到画布上去就行了。”

“你不满意你的职业吗？”我们几乎同时这样问对方。

然后，我们又几乎同时说“不。”

可是，我知道，事实上，他一方面也深深以此为荣。我不同，我从来没有以我的职业为荣过，我所以没有辞职是因为我喜欢安定。有一次，是好多年以前了，我拿定主意要去找一个新职业，我发动我的车，想到城里去转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地方招工。可是，忽然间，我发现我糊糊涂涂地竟把车子又开回广告社去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就认命了。

“像我这种工作，”我说，“倒也不一定要‘人’来做。”

“哈，”他笑了起来，“你当别人都在做人的工作吗？你说说看，现在剩下来，非要人做不可的事有几桩？”

“大概就只有男人跟女人的那件事了！”

我原以为他会笑起来，但他却忽然坐直了身子，眼睛里放出了交叠的深黑阴影，他那低凹而黯然的眼睛像发生了地陷一样，向着一个不可测的地方坍了下去。

长长的一个夏天，我不知道刘到哪里去了。我当然并不十分想他，但闷得发慌的时候就不免想起那次一见如故的初晤。想起那些特别触动人某些情感的中国话，想起彼此咒骂自己的生活，想起他那张很奇怪的脸。

有一天，已经很晚了，他忽然出现在我的门口，拎着一个旧旅行袋，疲倦得像一条用得太多的毛巾，我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抢着扶他，当我们彼此觉察的时候，我连忙缩回手，他也赶快站直了身子。

“那实验会累死人的。”他撇着嘴苦笑，但等他喝了一杯水，却又马上有了开玩笑的力气了，“喂，张大仁，如果今天晚上我死了，你应该去告诉他们，这种搞法是违法的，是不人道的，是谋杀。”

“去中国法庭呢？还是美国法庭？”

“去国际法庭吧！”他把鞋子踢了，赤脚坐在地板感，像要坐禅似的。

“你知道我今天来做什么？”

“不是真的留遗言吧？”

“不是，来告诉你，今天是七夕，很有意思的，是吧？”

我忽然哽咽起来，驾那么远的车，拖那么累的身子，就为告诉我这一点吗？

我曾经读过那些美丽的古典故事，那些古人，像于期和伯牙，像张邵和范式，但那不是 1997，1997 的七夕能有一个驱车而来的刘克用就已经够

感人了。

“我照了一张相片，”他说，“很有意思的，带来给画家看看。”

那是一张放大的半身像，在实验室照的，事实上看得清楚的部分只有半个脸，他的头俯下去，正在看一列试管，因此眉毛以下的部分全都看不见，只有一个突出的额头，像帽檐似的把什么都遮住了。

而相片感大部分的东西是那些成千累万的玻璃试管，晶亮晶亮的，像一堆宝石，刘克用的头便虚悬在那堆灿烂的宝石上。

“还好吗？”

“不止是好，它让我难过。”

“你也难过吗？说说看它给你什么感觉。”

“我说不出来。”

“我来说吧，这是我们实验室里的自动照相设备照的，事实上并不是照我，而是照我那天做的一组实验。但我偶然看到了，大仁，我想流泪了，大仁，你看，那像不像一个罪人，在教堂里忏悔，连抬头望天都不敢。”

“我倒想起另外一个故事，一则托尔斯泰写的小故事，他说，从前有一个快乐的小村庄，大家都用手工作，大家都很快活，但有一天，魔鬼来了，魔鬼说：‘为什么你们不用脑子工作呀？’”

“你是指我的大脑袋吗？”

“正是，你就是拿脑子去工作的。”

“我不过就是脑袋大罢了。我并不比别人多有脑子。”

我们又把那张相片看了一下，真是杰作——可惜是电眼照的。

“我带来一根笛子，”他说，“你喜欢的吧？”

“喜欢，你能吹吗？”

“不太能，但就让它放在膝上，陪我们过今年的七夕，不也就很奢侈了吗？”

“古人是没有什么悲剧的想象力的，”我说，“他们所能想出的最惨的故事就是两人隔了一条河，一年才见一次面。而事实上呢？不要说两人，就是一个人，有时一辈子也没有被自己寻到啊！”

“好啦，老兄，为那个不善写悲剧的时代干杯吧！”他举起了他的盛满水的杯子。

我也举起我的。

可惜我们没有一座瓜棚，不然我们就可以窃听遥远的情话。

那一夜他没有吹笛，我不久就睡了。但在梦里，我却听到很渺然的笛声。很像我小时候在浓浓的树荫下所听到的，那种类似牧歌的飘满了中国草原的短笛。

又过了两在，1999年的感恩节，我接到他的电话。

“我要去看你，”他说，“你托我的事们给你办好了。”

“我没托你什么事！”

“啊，也许没托吧？不过总之我替你解决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。”

“可是，什么是我需要解决的问题？”

“我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
他来了，满脸神秘。我浑身不安起来。“我要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，很

漂亮的。”

“唔，可是，你为什么不留着给自己。”

“老弟，听我说，”他忽然激动起来，“你 35，我却 43 了，我不会结婚了，你懂吗？我没有热情可以奉献给婚姻生活了，我永世永世不会走入洞房了，我只会留在实验室里。”

“你比我更有资格结婚，你有一切，们却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但婚姻是给‘人’的恩赐，我差不多等于不是人了，大仁，你也许还不认识我，你只和度假中的我谈过话。”

“好了，刘，如果只是介绍女朋友。你就径自带来好了，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。”

“可是，可是比女朋友严重些，我是要你们结婚的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我对任何女人都没有偏见，只是，我怎么晓得们该不该接受，我怎么能保证我要她。”

她是什么人？天哪，刘，你真是冒失得有点滑稽了。”

“并不完全跟你想象的一般滑稽，大仁，古老的年代里人们找个瞎子，合个八字就行了，奇怪，爱情跟瞎眼的关系似乎总是很密切的。更古老的年代更简单，做男人的只要揪住女人的头发拖她回洞，而女人也只要装做力不胜敌的样子就可以了——这就是所谓发妻的由来吧！”

“刘，你老实说吧，你是哪里来的灵感？你是什么时候想起要当月老的？”

“从第一眼看到你，大仁，她，那个女孩子，需要一个艺术家。”

“我不是艺术家，”不知为什么，提起这个头衔，我就觉得被损伤，“我开头就告诉了，我只是个油漆匠！”

“我也开头就告诉你了，”他提高了嗓门，“你不是，你是一个艺术家，艺术家就是艺术家，艺术家可以去擦皮鞋，但他还是一个艺术家。”

“艺术家又怎么样？”我很不高兴他说。

“艺术家给一切东西以生命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没有读过那个希腊神话吗？那雕刻者怎样让他的石像活了过来，你不羞吗？你不去做你该做的，整天只嚷着自己是个油漆匠。”

“好吧！你要我干什么，我只是一个男人，我不是神。跟我结婚的女人从我处得不到什么，除了一个妻子该得的以外。”

“好了，你听着，有一个女孩子，叫做潘渡娜的，是一个美丽而纯洁的女孩子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她，我爱她——像爱女儿一样地爱她，否则，我就要娶她了。”

“潘渡娜？你是说她是中国人吗？”

“为什么姓潘就一定是中国人？她不是任何民族，她只是这地球上的人。”

“好吧，我倒也不太在乎她是哪里人，她多大了？”

“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她的在龄呢？总之，你看到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她当然是年轻的，年轻而迷人。”

“她住在哪里？刘，你为什么看来这样神秘。”

“她当然住在一个地方，但我不能告诉你，除非你对她有兴趣。”

“我当然对她有兴趣，我对任何女人都有兴趣，只是我不一定有娶她的兴趣。”

“好吧，我不相信你不着迷，大仁，她的背景很单纯，她没有父母，她随时可以走入你的家，她受过持家和育婴的训练，我知道她该得到你的爱，我知道，我是她的监护人。”

他说着，忽然激动起来，深凹的眼眶里贮满了泪水，他便不住的拿手绢去擦泪，而他擦泪的手竟抖得不能自抑。

“她是全世界最完美的女人！你凭什么不信，大仁，你可以杀我，但她是全世界最完美的女人，至少比夏娃好，比耶和华中上帝造的那个女人高明。”

他哭了。

“你喝了酒吗？刘，你不能平静一点吗？为什么弄出一副老父嫁女的苦脸来呢？”

“因为，”他黯然地望着我，“事实上差不多就等于老父嫁女了。”

“她在哪里，你打算带她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在旅馆，明天来怎么样？”

“好吧。”我虽然觉得有些不妥，但想想也犯不着那么认真，刘或许是真的喝了酒，我还是别跟他争论算了。

潘渡娜真的来了，跟在刘克用的背后。

有些女人的美需要长期相处以后才能发现，但潘渡娜不是，你一眼就看得出她的美。

她的皮肤介于黄白之间，头发和眼睛是深棕色的，至于鼻子，看起来比中国人挺，比白种人塌，身材长得很匀称，穿一身白色的低胸长裙，戴一顶鹅黄镂空纱的小帽，很是明艳照人。

她显然受过很好的教养，她端茶的样子，她听别人说话时温和的笑容，她临时表演的调鸡尾酒，处处显得她能干又可亲。

什么都好，让人想起那篇形容古美人的赋，真是所谓“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，着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”。

真的，潘渡娜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的，她像是按着尺码订制的，没有一个地方不合标准。譬如说她的头发，便是不粗不细，不滑不涩，不多不少，不太曲也不太直。而她的五官也那样恰到好处地安排着，她很美丽，但不至于像绝色佳人。很能干，但不至于掠美男人。

很温柔，但不至于懦弱。很聪明，但不至于像天才人物。

总之，她恰到好处。

但是，我一想起她来，就觉得模糊，她简直没有特征，没有属于自己的什么，我对她既不讨厌也不喜欢。

她像我柜子里的那些罐头食物，说不上是美味，但也挑不出什么眼儿。

“我们的潘小姐很可爱的，是吗？”

我没有想到刘当面就这样说话。

“是的，”我很不自在，“的确是让人动心的人物。”

“谢谢你们。”她用一种不十分自然的腔调说着中国话。

“如果你愿意，”刘又说，“随时可以到张大仁这里来，他是一个艺术家。”

“哦，艺术家。”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唔，并不是随时可以来，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我要上班，下午一点钟才回家，圣诞节快到了，我们很忙呢！”

“没关系，上班时间我不会来的。”

我暗暗吃了一惊，她的意思是不上班的时间都要来吗，但后来想想，

也没有什么，有些女孩是生来就比较大方的。

“潘小姐不上班吗？”“现在还没有，不过有一个服装设计师要我做他的模特儿。”

她的确很适合做立体的衣架，她有那么标准的身段。

我们的初晤既不罗曼蒂克，也没有留下任何回忆，其实如果把女人分为端庄的和性感的两种，潘渡娜倒是比较偏于后者的——只是，不知为什么，她一点都不使人动心，她应该只适于做空中小姐或是女秘书或是时装模特儿，但决不是好的情人。

其实许久以来我一直想着一个家，一个女人。我的同事们都想片面解决，我却留恋着旧有的一劳永逸的办法。但，潘渡娜让人有触到塑胶的感觉——虽然不至于像触到金属那么糟。

但真正糟糕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，她并没有像金属那样触手成冷，我也就没有立刻伸回我的手。

那些日子很冷，早落的雪把人们的情绪弄得很不好。

潘渡娜常来，自己带着酒，我真喜欢那些酒，还有那些她做的酒菜。

有一天晚上潘渡娜刚回去，电话就响了。

“你到底打算不打算写订货单？”

口气很强硬，我一时愣住了，不知对方是什么意思。

“喂，我说，你打算不打算写订货单？”

这一次是用中文说的，我晓得除了刘克用没有别人。

“什么货单？”

“潘渡娜，”他说，“她等着结婚，她贴不起那么多的旅馆钱和酒钱了。”

“唔，”我说，“我的周薪你是晓得的。”

“我晓得，她不会白吃你的，她有一笔财产，每个礼拜可以领到 200 块的利息——她花不了你 100 的，你只会赚不会赔的。”

“那更糟，刘，我不喜欢有钱的女人，人都很自私，都想在婚姻生活里占上风，们怕我伺候不了潘渡娜。”

“听着，大仁，你如果一定要拒绝幸运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潘渡娜还不至于找不到丈夫。”

“这倒是真的。”

“可是我希望是你。”我沉默了，如果和潘渡娜结婚，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不好。但我有一点怕她，记得小时候，我从不肯去插电插头，我怕那偶然跳出来的惨绿的火花。我对所有新奇的东西天生就有一份排拒心理。

“大仁，你决定了吗？”我仍然沉默，因为我不知道除了沉默我还能做什么。

“这样吧，我想不必拖太久了，12 月 24 日怎么样？我带她去找你，然后我们一起上教堂，我就先和牧师约好，否则那一天他们准没有空。一切都简简单单就行了。”

“再拖几天吧！我要交一批货。”

刚说完，我就后悔了，我这样说等于承认了。

“啊！”我立刻听到一声欢呼，“当然，延几天也好，潘渡娜也需要准备准备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洗了澡，照例喝一杯冰牛奶，就去睡觉了——我奇怪我睡着得那么快，我简直连一点兴奋的感觉都没有。

婚期订在 12 月 31 号的晚上，1999 年的最后一天。

中午，潘渡娜和刘来了，她穿着粉红的曳地旗袍，外面罩着同质料的披风，头上结着银色的阔边大缎带，看起来活像一盒包扎妥当的新年礼物。

教堂就在很近的地方，刘把我们载了去，有一个又瘦又长的牧师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了。

那几天雪下得不小，可是那天下午却异样的晴了，又冷又亮的太阳映在雪上，倒射出刺目的白芒，弄得大家都忍不住地流了泪。

牧师的白领已经很黄很旧了，头发也花斑斑地不很干净，他的北欧腔的英语听来叫人难受。

“刘，你是带她来赴婚礼的吗？”他照例问了监护人。

他叫“刘”的时候，像是在叫李奥，刘跟那个 1 世纪的大主教有什么关系？

刘忙不迭地点了头，好像默认他就是李奥了。

牧师大声地问了我潘渡娜一些话，我听不清楚，不过也点了头。

于是他又祈祷，祈祷完，他就按了一下讲台旁边的暗钮，立时音乐就响起来了。我和潘渡娜就踏着音乐走了出来，瘦牧师依然站在教堂中，等我们上了车，他就伸手去按另一个钮，音乐便停止了。

我们的车子一路回夹。车轮在雪地上转动，吱然有声。刺人的白芒依然四边袭来，我忍不住地掏出手帕来揩眼泪。

回到公寓，走进有八卦图的门，我舒了一口气。

刘克用很兴奋，口口声声嚷着要请我们去吃中国饭，我和潘渡娜各人坐在沙发的一头，尴尬得像旧式婚姻中的新人。

潘渡娜换了一件紫红色的晚礼服，松松地搭着一条狐裘披肩。

我这才注意到，不管世纪的轮子转得多快，男人把世界改成了什么模样，女人仍然固执地守着那几样东西——晚礼服、首饰、帽子和狐裘披肩。

我们吃了炒面，很不是味儿，正确点说，应该是王“切丝的牛排炒条状的麦糊”。

我们又喝了酸辣汤，并且最后还来了一道甜得吓人的八宝饭。

然后我们留在那里看表演，那时候我才很吃惊地发现，虽然在纽约住了 10 年，我所知道的却只限于从公寓到广告社之间的那条街，夜总会的节目竟翻新得叫人咋舌。第一个节目是三个们上除了油漆外什么也没有的男女的合舞，两个女人，一个漆成豹，一个漆成老虎，那个男人则漆成胸前有 V 字纹的灰熊。当她们扭舞的时候，侍者就给每人一只水枪，里面装着不孝是什么的液体，大伙儿疯了一样地去射她们，水枪射及之处，油漆便软溶溶地化了，台上不再有野兽，台上表演者的胴体愈来愈分明。相反地，台下的都成了野兽，大厅之中，吊灯之下，到处是一片野兽的喘息声，呐喊的声音听来有一种原始的恐怖。而侍者说，这只是开锣戏，下面一个比一个刺激。

当着新婚的妻子，我只是捧场性地射了几枪，潘渡娜和刘克用也射了，都是很文雅的动作。

“我们走吧！”刘说，“春宵一刻值千金哪！”

我们于是在惊人的混乱中离开了，我们婚后的第一个节目便告结束。

回到家，洗了澡，已经 11 点了。

“我能在起坐间打个吨吗？新郎官。我今天太兴奋，喝了太多的酒，又开了太多的车，现在天已晚，路又滑，我怕我是很难赶回去了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但我想这些日子来他的友谊便尽快地点了头。

“不要讨厌我，”他说，他的语调在刹那间老了 10 年，在寒夜里显得疲乏而苍凉，“天一亮我就走。”

然后他叫过潘渡娜，吻了她。“也许我再不会看见你了，潘渡娜。从今天起做大仁的妻子，你要克尽妇职。”

然后他又叫过们，把潘渡娜的手交给我。“潘渡娜的英文名字是 Pandora，你知道吗？在古希腊的年代，众天神曾经选过一个极完美的女人，作为礼物，送给一个男人。而潘渡娜是我送给你的，她是一个礼物，珍惜她吧！”

那一刹间，我深深地感动了，刘哭了，他看来好像真正的牧师，给了我们真正的祝福。

不过，那只是一刹间。很快地，他的深深的眼睛中流过一种阴阴冷冷的冰流，他的近于歹毒的目光使我又迷惑又惊然。

那是 1999 年的最后一夜，那是我和潘渡娜的第一夜。我们躺着，黑暗把我们包裹起来，我忽然想起晚餐后的那些节目，人和兽的分野在哪里？

我们开始彼此探索，为什么男人和女人的认识总是藉着黑暗，而不是光亮？

渐渐地，我听到她满意的低吟，我的肌肉也渐渐松弛下来，就在那时候，我听到教堂的钟响，那样震彻天地的，沉沉的世纪之钟。20 世纪结束了，新的世纪悄然移入。

突然间，烟火像爆米花一样地在广大的天空里炸开了，那些诡滴的彩色胡乱地跳跃着，撒向 12 月沉黑的夜。潘渡娜裸体的身躯上也落满那些光影，使她看来有一种恐怖的意味。

好久，好久，那些声音和烟花才退去，我恍恍惚惚地沉入渴切的睡眠里。

可是，是哪里传来笛声，那属于中国草原风味的牧歌，那样凄迷落寞的调子。

我的生活还是老样子，只是我很久不曾看见刘了，那天早晨他很早就走了，我起来的时候，起坐间里只有潦潦绕绕的余烟。

我打电话给他，他们说他已经辞职了，新的住址不详，我只好留下电话号码。其实留不留都一样，他早就有我的电话号码了。

潘渡娜是一个很能干的主妇，只是有些时候她着实有点太特别。

“他们教我好多东西，”她说，“他们天天告诉我 100 遍从起床到睡觉的侍候丈夫的要诀。”

和大多数的丈夫一样，起先我没有注意她说些什么，时间久了，我不免有些怀疑起来。

“他们是谁，你从前没有提起过。”

“他们从前不准我说，所以我没说。”

“他们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他们就是一些人，他们教我很多东西，他们教我吃饭，教我走路，教我说话，教我各种学问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指你的父母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没有父母。”

“胡说，你只是不晓得你的父母在哪里，人人都有父母的。”

“没有，真的没有，”她忽然得意地笑了，“刘克用说，虽然世界人口有60亿，不过只有我一个人是没有父母的。”

“潘渡娜，你不能想想吗？你小时候的事你一样都想不起来了吗？”

“我没有小时候，我记得我本来就有这么大。”

“潘渡娜，你真荒谬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再这样，我就要带你去看心理医师了。”

“我很正常。”她很不高兴地走开了。

这也许就是刘急于把潘渡娜弄出手的原因，她或许有轻微的幻想狂，其实，这也没有什么。我想，也许她是一个弃婴，曾经有一段时间失去过记忆。

我没有想到我完全错了。

有一天，那是2月初的一个下午，早春的消息在没有花没有树的地方还是被嗅出来了。

那天工作很闲，我提早回家，准备到郊外去画一幅写生，好几天前我就把我的颜料瓶都洗干净了，许多年没有画，所有的瓶瓶罐罐都脏成一团。

但一进门，我就愣住了，我的瓶罐都堆在地板上，潘渡娜伏在那些东西上面，用一种感人的手势拥抱着它们，她的长发披下来，她的脸侧向一边，眼泪沿腮而下。

看见我进来，她抬了一下头，随即又伏下去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，潘渡娜？”她幽幽地哭了，让人心酸的哭。

“不要，潘渡娜，这些瓶子容易破，它会扎着你的。”

“我想起来了，”她说，“我的生命便是这样来的，那里有很多很多玻璃瓶子，我被倒来倒去，我被加热，被合成，我被分解。大仁，我就是这样来的。”

“潘渡娜，”我说，“如果你喜欢瓶子，你尽可以拿去玩，如果你喜欢玻璃玩意儿，我可以给你买一些，但不要说这种奇怪的话，知道吗？”

她抬头望我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豆大的眼泪扑簌簌地滴着，我忍不住拿起我的帽子，走出小屋，她使我吃惊了，这个女人。但我得承认，共同生活了两个月，我第一次发现她用这种神圣庄严的态度去爱一样东西，那决不是一种小女孩对玩物的情感，那是一种动人的亲情。

平常她做每一件事都规矩而不苟，她做每一件该做的事，像一只上足了发条而又走得很准的钟，很索味，可是无懈可击。但今天，她的悲哀使她看来跟平常不同了。

胡乱地走着，我的心情意外的乱。我还能说她什么，潘渡娜，她不曾使我吃一点苦，不曾花我一分钱，她漂亮而贞节，她不懂得发脾气，她只知道工作。所有好妻子的条件她都具备，所有属于人性的弱点她都没有。

但为什么我总是不能爱她，我们相敬如宾，但我们似乎永远不会相爱。

那些肌肤相亲的夜，为什么显得那样无效，那些性爱为什么全然无补于我们之间的了解？每次，当我望着她，陌生的寒意便自心头升起，潘渡娜啊！我将怎样得救？

走着，走着，来到一处广场，许多车子停在那里，我疲倦地坐下来，四面的车如重重的丛林，我是被女巫的法围困在其中的囚犯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忽然想起了中国，又是江南春水乍绿的时节，不知是否有白的红掌在拍打今岁的春歌。

我又想起我的母亲，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死了，她是一个苍白美丽的妇人，有着挑起的削肩，光莹的前额极红极薄的嘴唇。没有人告诉过我，她到底死于什么病，我想或许是忧郁，我的眉总是锁着，眼睛总是恍惚地望着什么地方。

寒冷的冬夜里，她总是起来给我盖被，她一路走过来的时候，我便听见她文雅的咳嗽声，我多么爱她！我常常故意踢掉被子，好让她的手轻轻地为我拉上，我有时也故意发几声吃语，好骗她俯下身来，给我温热的一吻。

但我8岁那年，她就死了。

我发誓要成为一个画家，并且要画一张她的像，这或许是我后来有机会到美国以后选择了艺术系的真正原因，但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我终于没有画她的像，也没有成为一个画家。

而此刻，头上是浅湖色的2月天空，雪已化尽，空气中有嫩生生的青草气息。我迷惘地坐着，我是什么人？我从哪里来，我要往何处去？

而潘渡娜，我的妻子尚留在地板上，拥抱那一堆冰冷而无情的玻璃罐子，在那里哭泣。

必是她的哭泣里有些什么，使我无端地想起中国，想起江南，想起我早逝的母亲。

我起来，走到街角那里，打一个电话给刘。

“他不在这里，他离开了。”对方的口气十分不耐。

“他去哪里？他不再回来吗？”

“谁晓得，”他说，“他在疯人院里。”

我吃惊地忘记说话，对方已把话筒掷下了，我后悔没问他是什么医院。

沿着大街走回来，我的心绪紊乱得有如扑帘的弱絮。世纪的第一个春天，在还没有绽放的时候，已被这些莫名其妙的事践踏了。

按着电话簿打了十几个电话，终于有一个医院承认有刘克用这个病人。

“李奥并不严重，”他们也念不准那个字，“他只是有些幻想狂，他老是说他是上帝。”

“他在几号病房？”

“不，他自己住在一个安静的别墅里，他的机关有特别护士照应他——可能是很重要的人物吧！”

他把别墅的地点告诉了我。

那天下午我便开车去找他，我终于找到一栋年代颇久的红砖房，房前的草地上开遍了灿黄的水仙。

特别护士告诉我他这两天非常安静，此刻正在后园里。

我走近他的时候，他正背对着我，向一片墙角的乍酱草而出神。他穿着一件宽袍，袖口上绣满了金线。

“我命令你们要生长，”他大声他说，用英文，“我是上帝，我是生命的掌握者。”

“这里有一位客人要见你。”

“带他过来。”他很庄严他说。

我走近他，面对面地注视着他的脸。

才两个月，他竟有了这般的变化，他的头发和眉毛都已落尽，前额因而显得更大更光秃了。深凹的眼眶也因此显得更低了。他的嘴松松地挂下，像一个放置太久的炸圈饼。

我们彼此注视着而不发一言。

“你是张大仁。”他用中文说。

“你是刘克用。”

“你错了，我是上帝。”

“是的，我刚听说了，但以前，在你还没有当上帝以前，你是刘克用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不过，我以前也是上帝，只是我到后来才发现罢了。”

“哪一天发现的？”

“第一次认识你那天我就发现了，以后逐步证实，直到你的新婚之夜，我得到了完全的证实。”

“你做上帝和我有关吗？”

“和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和潘渡娜有关。”

“我可以知道吗？”“可以，”他转过身去叫护士，“喂，天使长，给我们拿饮料来。”

饮料放在石桌上，我们便坐在石凳上。

“潘渡娜很好吗？”

“很好，只是昨天还抱着一大堆玻璃罐哭，她说，那是她生命中早期的居处。”

“她这样说吗？”他霍地站起身来，“她竟记得那么清楚吗？”

“记得什么？”

“好，们先问你，你可曾觉得潘渡娜跟真的女人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“和真的女人不同？她有很多说不上来的与人不同的地方，但她并不是假女人，为什么要和真女人不同？”

“好吧，大仁，让我告诉你吧，潘渡娜并不是普通女人，她是我造的，听着，她无父无母，她是我造的，她是从试管里合成的生命，那些试管就是怀孕她的子宫。她是造她的，你是用她的，好了，我说得够清楚了吧？”

我骇然地站起来。

“护士小姐，”我说，“他需要打针吗？”

“打针，哈，打什么针，我很正常。朋友，我很对不起你，我利用了您，但您也没吃什么亏，我辛辛苦苦造的女人，你却坐享其成。”

“刘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？创造生命明明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不可能，谁告诉你的，半个世纪以前人们就已经掌握 DNA 和 RNA 的秘密了，生命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神秘，生命只是受精卵分裂后的形成物，我们只要造出一个精虫，一个卵子，我们只要掌握那些染色体，那些蛋白质和那些酸和碱，生命是很容易的。”

我哑然地望着他。

“潘渡娜是我们第一次的成功，我们不眠不休地弄了 15 年，做了上兆次的实验，仅仅合成二个受精卵，不过已经够顺利了，那时候我把她交给另外一个小组，用试管代替子宫来抚育，但只有潘渡娜顺利发展成为胎儿。我们用一种激素促进细胞的分裂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她便成了一个女婴，我们来不及等她再过二、三十年了，我们需要尽快观察她，我们让她在药物的帮助下尽快生长，事实上，她和你结婚的时候，她才不到三岁。”

“这是卑鄙的，刘，”我跳上去掐住他，“你这假冒伪善的，你这猪。”

没有字眼可以形容我当时的悲愤，我发现我成为一种淫秽的工具，我是表演者，供他们观察，使他们能写长篇的报告。

护士小姐急速跑过来，拉开我们。“我要叫警察逮捕你，”她狠狠地推我，“你不人道，你欺侮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科学家。”我这才想起他们都是一路的人。

“好吧，倒看是谁不人道，我要控告你们，你们这批下流的东西，你们设下这样的骗局，我不会甘休的，呸。”

“你冷静点，大仁，”他慢吞吞地扣上被我拉开的钮扣，“你想你究竟损失了什么，潘渡娜是一个女人，一点没错的女人，跟夏娃的后裔没有什么不同，如果我不说，你一辈子也不知道。”

我气得语结了，我扶着头，一言不发。

“你忘了吗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们谈过彼此的职业，你说你的工作只要机器便可以操纵了，我说，如今世上剩下来只有人才能做的事也不多了，你说，大概就剩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件事吧！”

我不会忘记，他那天曾以那样黑黝黝的眼望着我。

“你使我吃惊，你刚好说中了我的心事，那时的潘渡娜只是一个合成卵，但他们却在替她物色一个对象，我知道她所缺少的，我希望能找到一个东方艺术家，她是纯粹的物质合成物，也许你能给他另一种生命，大仁，我没有恶意。”

他的秃头渐渐低垂，向晚的夕阳照在其上，一片可怜的荒凉。

“当然，我们可以另造一个男人，让他们结合，但我们不能以两个假设的人互证，那是不合逻辑的，我们选择了你。那个夏夜，当我去看你的时候，潘渡娜已经是一个女婴上。她是一个很美的女婴，各种成分都照份量配合得很正确。那时候我们仍然没有把握，直到去年感恩节，我发现他们的合作已经把潘渡娜塑成一个美丽的人物了。他们利用她的潜意识；把她每一分智慧都放在学习上了，他们利用‘学习阶次’的秘诀，那就是说，一个婴孩可能在第五天的上午学眨眼最有效，可能在第十天的下午学挥动手脚最有效，可能在 176 天到 179 天学语言单音最有效，可能在 200 天到 219 天学长句最有效，他们一秒也没有浪费。

“我们的步骤是合成小组，受精小组，培育小组，刺激生长小组和教导小组，我们花在她们上的金钱比太空发展多得多，至于人力，差不多是 9000 个科学家的毕生精力，大仁，你想想，9000 个人的一生唯一的事业便是要看她长大——大仁，相信我，人类最伟大的成功就是这一桩，而我是这个计划的执行人，大仁，我难道不是上帝吗？他们居然还说不是。”

他越说越激动起来，护士小姐又送上两瓶饮料，我这才注意到护士在倒饮料的时候，预先在他的杯里放了一些冰块。

“大仁，老实说吧，耶和华算什么，他的方法太古旧了，必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然后十月怀胎，让做母亲的痛得肝摧肠断，然后栽培抚养，然后长大，然后死亡。”

“大仁，这一切太落伍了，而且产品也不够水准，大多数的人性都是软弱的，在身体方面他们容易生病，在心灵方面他们容易受伤，而潘渡娜不是的，她不生病，她不犯罪，她不受伤。”

也许是药物发生了作用，他渐渐平息下来。

“她是骡子吧，”我大声地嘲笑着，“我不会有孩子的。”

“她会有的，她一定会。我们造她的时候，既然给了她检验合格的证书，她就能，如果不能，那是你不能——其实她不必生孩子，那太麻烦，我们可以另外造——但目前我们先要她生，我们要证实一下。作为以后的参考。”

“如果她有，她不会爱，因为她不曾有父母的爱。”

“她会，我们会给她足够的黄体素，你以为母爱是什么？你以为那是多么值得歌颂的？那只不过是雌性动物在生产后分泌的一种东西，那种东西作怪，那些妈妈便一个个显出一副慈眉祥目的样子。”

“刘，你太过分了，什么鬼思想把你迷住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有你的解释，但我仍记得我的母亲，永生永世都记得。春天的早晨我坐在窗前编柳条篮，编好了，就拉着我的手走到溪边，在那里，我玩着清浅的溪水，而她，什么也不做，只怔怔地望我。”

“大仁，不管怎么说，母爱是很荒谬的东西，母爱只是自爱的一种延长，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私。母爱如果真是一种够神圣的爱，所有的母亲都该被这种爱净化了。如果所有的母亲净化了，今天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。”

“大仁，其实婴儿并不需要母亲，有人拿一组黑猩猩做实验，给它们一些柔软温暖而可抱的物品，它们便十分满足。又有人每天喂一只小鸭，它便出入追随，以为这人是一只母鸭子。”

“那么，大仁，只要我们能给孩子口腔的满足，肠胃的满足，拥抱的满足，爱抚的满足，母爱就可以免了。”

那时，夕阳完全沉没，只剩下一片凄艳的晚霞。

“去吧，大仁，回到潘渡娜那里去，我们的试管每年度都要推出更进化的人种，遍满地面，将来的世界上将充塞着你们的子孙和那和华的子孙，你们的子孙强健而美丽，不久就要吞吃他们的，去吧，大仁，你是众生之父，而我，是寂寞的上帝。”

暮色一旦注入空气，就越来越浓。我忽然想起那阕元曲“枯藤、老树、昏鸦、小桥、流水、平沙、古道、西风、瘦马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”

“众生之父？”我凄然地笑了，“告诉你吧，刘，你可以当上帝，但我并没有做众生之父的荣幸，我是我的母亲生的，我是在子宫中生长的，我是由乳房的汁水一滴滴养大的，我仍是耶和华的子孙，我仍是用最上最原始的法子造的，我需要二三十年才能长成，我很脆弱，我容易有伤痕，我有原罪，我必须和自己挣扎，但使我骄傲而自豪的，就是这些苦难的伤痕，就是这些挣扎的汗水。”

“我命令你，”他说，“去爱潘渡娜，我是上帝。”

“你不是说爱很荒谬吗？如果母爱是由于一种腺体作怪，男女的爱不也是另一种腺体作怪吗？她何必有人爱，她那么完全，她独来独往，她何必多

我这个附属品。”

他没有答腔，我低头看他，他已经张着嘴睡着了，并且打着鼾。

“你可以走了。”护士冷冷地望着我，“这是他睡觉的时间。”

我默默垂首，黑色的夜已经挪近，而何处是我的归程？

“我放你进来是个错误。”她凶狠狠他说，“我原来以为你也是中国人，可以带给他一些愉快的话题，但你显然说了看对他不利的話，别以为我听不懂，我不能让你再来了，李奥，是很重要的人物，我不能让他在我手上加剧。”

“怎样重要法？”

“这是机密，你不配晓得，”她做出女人们知道某项秘密时的刁钻模样，“全世界的人都晓得。”

“如果刘死了呢？”

“他不能死。他太重要。”

“疯了就等于死。”

“所以他必须痊愈。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对他说了一声“阿门”，便走入黑色汹涌的夜。

驱车在纽约的街道上，我一条街一条街地走着，直到油干了。我的车被迫停在路旁。

路边有一处酒店，我就走进去。

“最近有一种酒，”侍者说，“叫做千年醉，你要不要试试。”

“要！”我大声他说，大声得连眼泪都掉出来。

那天的酒是什么滋味，我已忘掉。只记得泪水滴在其中的苦咸滋味，警车送我回家的颠簸滋味，以及夜半呕吐的搅肠滋味。

而当我迷迷糊糊地躺着，我又听见呕吐的声音。我仍然在吐吗？我并没有吃晚饭，我究竟要吐多少？

凌晨5点，我真正地醒了，我又听见呕吐声。走入洗手间，是潘渡娜在那里。

她的头发凌乱，寝衣散开，蜡黄着一张脸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我本能地冲上去，恐惧使我的声音变成一种不忍卒听的尖啸。

那一刹间，我的悸怖是无法形容的，她的呕吐声使我有幸的预感。

她抬起头来，以一种无助的眼光望着我。我们彼此的目光接触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们都是不幸的人。

潘渡娜，潘渡娜，你是一种怎样的生物，愿你被合成的日子受咒诅，我坐在她的身边，纵声地哭了。

潘渡娜也哭了。而在那些哭声中，我们感到孤独，我们将永不相爱，虽然我们都哭。

2000年6月9日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想着死。这些日子潘渡娜被“他们”接回去了。自从她说她不适并且想吐以后，他们就带她回去了，他们答应每到周末就要送我回来，但他们不知道他们送了没有，每到周末我就开车去露营。

我想着死，与潘渡娜接触的那些回忆让我被一种可怕的幻象笼罩着。我总是梦见我被什么东西钳住，我也梦见狐仙，那些站颤了整个中国北方的传说。

而当我醒来时，我浑身皆湿，原始的恐怖抓住们，使我悸怖得一个 10 岁的男童。

那一天，2000 年的 6 月 9 日，我照例从那样的梦中醒来，我的全身都尚存着清晰的被箔痛的感觉。

“恭喜你，”电话铃声响了，“我们预料你今天可能会做父亲——我们想办法把潘渡娜的怀孕期缩短了一半，这是我们初次的尝试，如果成功了，也许我们下一次可以缩短为四分之一。”

“祝你们成功。”我挂断了电话。我在屋子里走着，垂地的窗帘尚未拉开，我如同掉在黑暗陷阱里的困兽。

电话铃又响了。“我们就来接你，潘渡娜开始痛了。”

“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我们不会有孩子。”

“不要固执，我们就来，如果一切顺利，今天中午我们要向全世界发布消息。”

走出公寓，太阳很刺目地照着、我忽然想起结婚那天，雪地上逼人的白芒。忽然有什么东西打在我的头上。我抬头一看，居然是一阵冰雹，像拇指那么大的，以及像拳头那么大的，天气忽然凝冻起来，我发着抖，在 6 月。一辆黑色的车子停在我的面前，我跨了进去。

潘渡娜躺在床上，我走进去的时候，她正开心地吃着桃子饼。

“发生了一点意外，”医生向我一摊手，“不知为什么，我们大家都错了。”

离床不远的地方，有一组人在那里用忽大忽小的声音辩论着。

我默默地垂手。“每一种迹象，每一种检验又都证实她怀孕了，”医生说，“但从早晨起，她的肚子逐渐消扁，并且每一项检验又都证实她肚子里并没有孩子。”

潘渡娜不说话，只是小声地向医生要了另外一种苹果饼。

“这不是很好吗？”我说，“我并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不过我抱歉让你们失望了。”

“我们可以再等第二次机会。”

“我可不可以请你们换一个厂家，我不打算负责替你们制造孩子了。”

“那不是我们的事，你和潘渡娜商量吧！你们的婚姻是有法律的约束力的。”

“法律只保护人和人的婚姻。”

“潘渡娜完全等于人。”

“她不是。”

“她是。”

他们把我和潘渡娜放在一个车子里，打算把我们送回去。

“可不可让我下来，”车子经过公园的时候，潘渡娜说，“我需要走一走。”

我们一起走下来，此刻又复是炎热的6月，直射的阳光好像忘记刚才下冰雹的那回事了。

潘渡娜跳跃着奔向草坪，我这才发现她跑路的动作多么像一个小女孩。她一面跑，一面回头看我，脸上带着怯怯的笑。

忽然，她躺了下来，她穿的是一件镶了许多花边的粉红色孕妇衣，当她躺在绿茵茵的草地上，远看过去便恍然如一朵极大的印度莲花。

“我疲倦了，”她说，“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梦，很长很可怕的梦。”

我想告诉她，我也曾有恶梦，但我没有说，我们梦并不相同。

“给我那个东西，”她指着垃圾箱里一个发亮的玻璃瓶，“我喜欢那个东西。”

我取过来，递在她的手里，她把它贴在颊边磨擦着，她的眼睛里流出可怜的依恋之情。

“我厌倦了。”她又说了一次，声音细小而遥远。

“我觉得我的存在是不真实的，”她叹了一口气，“大仁，我究竟少了些什么东西？”

我俯下身去，她已闭上双目，我拉过她的手，那里已没有脉动。她的眉际仍停留着那个问号：“大仁，我究竟少了些什么东西？”

6月的热风吹着，吹她一身细嫩的白花边，在我的眼前还幻出漫天粉飞的雪片。我感到寒冷。

尾声

12月，我接到刘的圣诞卡，他已经搬了家。

那时候，我刚好得到一个短期的休假，遂决定去乡间看看他。

应门的是一个老妇人，我放了大半个心，如果是从前那位护士就麻烦了。

屋子里没有暖气设备，客厅中毕毕剥剥地烧着松枝，小小的爆裂声要多么古典就有多么古典。

“他已经知道了吗？”我问老妇人。

那老妇人也许有重听的毛病，没有理我便径自走了。

我无聊地望了一阵火光，才猛然发现刘就在客厅里，在离火较远而光线也较黯淡的一个角落，他垂头睡在一张很深很大的黑色沙发里，他的中国式的长袍是蓝黑色的，一时很难分辨。

“刘克用，”我走上前去摇他的肩膀，“刘，你不能醒醒吗？”

他慢慢地揉着眼睛醒过来，看见是我的时候竟一点惊讶的表情都没有。

“哎，”他打着哈欠说，“我早就想着你该来的。”

“潘渡娜死了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我们互相注视了一会儿，现在我明白什么是“恍如隔世”了。

“你还当上帝吗？”

“不当了。”他苦笑了一下。

“是因为潘渡娜的死吗？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。”

他站起们来，缩着脖子搓手，完全一副老人的样子，慢慢地他走到窗

口，又慢慢地，他走向炉边。当他点燃他的烟斗的时候，我知道他有一段长话要说了。

“大仁，我或许该写本忏悔录，不过后来想想也就罢了。大仁，上次你来以后，我的病况就更重了，因为他们告诉我，潘渡娜怀了孕。大仁，他们多么幼稚，他们竟以为我听到那样的消息便会痊愈。大仁，那一刹那间多么可怕，我竟完全崩溃。大仁，当你发现你掌握生命的主权，当你发现在你之上再没有更高的力量，大仁，那是可怕的。生命是什么？大仁，生命不是有点像阿波罗神的日车吗？辉煌而伟大，但没有人可以代为执缰。大仁，没有人，连他的儿子也不行。

“有那么长一段时间，我渴望着‘潘渡娜一号’能够成功，但事实上，我并不懂得我正在做些什么，在渴望着什么。大仁，那是很奇怪的，我小的时候住在乡下，我们的隔壁是一个雕刻像的，每次他总是骗别人，说他雕的神像特别灵验，他半夜起来的时候常看见那些关公，那些送子娘娘都在转着眼珠子呢！但有一天，也许是他工作过分疲劳，他看见张飞的眼睛眨了几下，他就立刻赤脚而逃，昏倒在院子里，并且迷迷糊糊地嚷着：‘他，他，他的眼珠子在动。’

“大仁，这些年来，所有研究生化的人都梦想在试管里造生命，大仁，当我们这样嚷着的时候，我们并不觉得什么，我们很快乐，但，大仁，当我们一步步接近造‘人造人’的时候，我们就惶恐了，只是我们不晓得，我们看来很兴奋。

“大仁啊，当潘渡娜造成的时候，我是说，当她只是一个受精卵的时候，我已经就尝到那些苦果了，我在街上乱撞，我离开我豪华舒服的住宅，想随便找一处地方住，我找到你，但我毕竟舍不得摆脱这一切，我的半生都消耗在试管里，我要知道潘渡娜是否可以成功，我每天注视着她的发展，大仁，我就同时受快乐与痛苦的冲击。

“大仁，我7岁那在曾把一些钱币埋在后院里，我渴望它长出一棵摇钱树来，我每天去巴望。有一天，它真的发芽了，我忽然惊恐起来，我拔起那棵树，发现那只是一株龙眼树，而掘开土，我很高兴地知道我的钱还在那里，那时候，我便又失望又高兴，大仁，我终于没有得到摇钱树，但我高兴，高兴这个世界有秩序，有法规。大仁，我们老是喜欢魔术，喜欢破坏秩序的东西。但事实上，我们更渴望一些万年不变的平易的生活原则。

“可惜，大仁，我们竟不知道。

“对潘渡娜，我也是如此，当我为她的成长而快乐发狂的时候，大仁，我就同时惊慌。

同时悲哀。

“不久，她已成为一个女婴，我多么盼望她畸形，多么盼望她死去。但是，没有，她健康而美丽。大仁，没有人知道，当她越来越成熟的时候，我痛苦到怎样的地步。

“当你们结婚时，大仁，我又怀着一些希望，我多么愿意她是一个不能有性生活的女人。那天晚上我本来要回去，但在我里面的另一个我却要我留下，要我知道她在这方面是否等于一个女人。当你们在悄无声息地睡去的时候，我知道一切都安全了，潘渡娜可以放在世人中而不被认出。大仁，那夜，我驱车走过20世纪的新雪地，径自向精神病院，我为我自己挂了号，我写了自己的病名，我躺上自己的病床。

“之后，我被他们搬到乡下，他们仔细地照顾我，以便有一天再起来领导他们造‘人造人’。大仁，那时候幸亏我没有痊愈，如痊愈了，我们就要立刻动手生产潘渡娜第二号，那么当我看到她成长时，我将再神经错乱一次。

“而那时候，他们告诉我潘渡娜怀了孕，我就忽然更嚣张了，但，大仁，当上帝是极苦的，我是说，不是上帝而当上帝是极苦的。你摔破皮的时候向谁。‘天哪’，你忧伤的时候向谁说‘主啊’，你快乐的时候向谁唱‘哈利路亚’？”

“多年来对于上帝我一直有‘彼可取而代之’的轻心，但，大仁，取代是容易的，取代以后又怎么办呢？”

“后来，潘渡娜就死了。大仁，可笑他们还不敢告诉我，这是我唯一得救的机会。我唯一可以重拾人的生活的路，但他们竟瞒着我。

“但我终于看出来了，我看出有些不对的地方，我自己到实验室去，我看到浸在大玻璃缸中的潘渡娜，大仁，人是出于土而归于土的，但潘渡娜呢，她出于试管而归于试管。

“我一生的成果在此，她，潘渡娜，我曾希望她是一宗礼物，我曾希望我是一个渡者，但她什么都不是，隔着药水，我们彼此相视，她已经不复昔日的容颜了，她的身体被液体的折光律弄得变了形——但不知她是否也在看我，她有没有发现我也在变形。

“大仁，那天我出奇的冷静，我默默地在那里站了一个上午，然后我擦我的眼泪，然后我走出来。”大仁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死，他们说她没有死因。他们说她忽然之间一切都停止了，停止思想，停止循环，停止呼吸……他们又说她临死时讲过一句话，她说：‘究竟我缺少了什么？’

“他们因此便仔细地解剖她，他们把她每一部分都作了详尽的研讨，但终于他们作了结论：她完全等于人，她直到死时，身体每一部分都健康正常，她虽然并没有怀过孩子，但如果假以时日，应该没有什么困难。——其实不怀孩子也没有什么，人类的女子不也常常不孕吗？”

“那么，她为什么死了呢？大仁，她为什么在健康情况最好的时候，无疾而终呢？幸亏她在法律上还没有取得人的地位，否则我们如何签发她的死亡证书呢？”

“大仁，你这和她生活过的，她究竟缺少了什么，比之你我，我缺少了什么？”

“我一清醒便立刻召集了一个全体的检讨会，所有的部门都没有错误，九千多科学家中的佼佼者密切地合作，造出了份量上那么正确的潘渡娜。但，潘渡娜死了，这个使我们奉上我们一生心血时间的女人，大仁，她死了，我们好像一群办家家酒的小孩子，在我们自己的游戏里拜堂、煮饭、请客、哄娃娃睡觉，严然是一群大人，但母亲一嚷，我们便清醒过来，回家洗手、吃饭，又恢复为一个小孩子。

“那天，我们面面相觑，不知我们失败在何处。最后我们承认，也许她自己说得很对——她厌倦了，其实我们也厌倦，但我们的担子很神圣，我是说，在冥冥之中，我们对生命，对神奇之物的敬畏，使我们不敢断然拒绝活下去的义务。

“潘渡娜属于她自己，她有权利遗弃自己，而我们，我们似乎属于一种

更高的辖制，我们被雨水和阳光呵护，我们被青山和绿水愉悦，我们无权遗弃自己。

“大仁，有一天我将死，你们会给我怎样的墓志铭呢？其实，墓志铭都差不多，因为人的故事都差不多，我只渴望一句话——这里躺着一个人——我庆幸，我这一生最大的快乐和荣幸就是发现自己只是一个人。”

冬天的炉火把屋子涂成温暖的橘红色，松脂的香息扑入衣襟。而窗外，雪片落着，那样轻柔地，像是存心要覆盖某些伤痛的回忆。

“你们到底有没有找出来，她所少的东西？”

“没有，我们只能说没有。”

“我们可不可以猜测——也许你不承认——那是灵魂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只能说我不知道。”

“庆祝你的失败。”我站起来拿酒，“也庆祝我的鳏居。”

“真的，我们好运气。”

陈年的威士忌，20世纪的。我们高兴地举杯。

“喂！”我说，“你已经洗手不干了吗？”

“不干了，退休金够我吃好几辈子的。”

“他们由谁领导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，随他们去吧！”

“你不再关心人类了？你的同情呢？你不是说人类太软弱吗，你不是说旧有的制造办法太落伍了吗？你……”

“大仁，”他转过身喝住我，“你忘了，那是我什么时候说的话了。”停一下他说：

“让一切照本来的样子下去，让男人和女人受苦，让受精的卵子在子宫里生长，让小小的婴儿把母亲的青春吮尽，让青年人老，让老年人死。大仁，这一切并不可怕，它们美丽，神圣而庄严，大仁，真的，它们美丽、神圣而又庄严。”

他说着便激动地哭了，我也哭了起来。

风从积雪的林间穿过，像一个极巨大的人的极轻柔的低语，火光跳跃，松香不断，白色的热气袅升自粗陶的茶盅。

